

你笑起來真好看

昨天，我下樓去採購些生活用品，行至小區門口，正好遇見社區的老主任王姨正在跟小區檢查點的值班人員交代工作。看到我，王姨微笑着點了點頭，我這才發現今天王姨的口罩與往日有點不一樣，上面多了一張笑臉。再看其他幾位檢查點的工作人員，口罩上也和王姨一樣多了一張黃色的笑臉。

見我有些驚愕，王姨說：「我們這叫笑對戰『疫』！」說這話時，王姨的眼睛帶着笑意，再加上那個「笑臉口罩」的襯托，讓我頓覺溫暖。我禁不住伸出雙手為她比了個讚，心裏由衷地說：「你笑得真好看！」

好一個「笑對戰『疫』」，雖然疫情之下，眾生皆苦，但再苦也要繼續生活，而生活中又怎能少了微笑呢。尤其在這個非常時期，口罩似乎已經僵硬了人們的笑臉，正是這些堅守在防疫一線的社區工作者和志願者，他們把戰勝疫情的信心化作一抹微笑，這抹微笑不



如是我見
劉世河

僅驅散了盤旋在人們心頭的陰霾，更是一種力量和信心的傳遞，讓大家看到希望。

我不由想到之前的一組新聞圖片：三月上旬的一個晚上，廣東多個城市的商業樓宇、火車站等地標建築的LED屏同時亮燈，致敬「最美逆行者」。一張張「逆行者」臉龐的出現，摘下口罩後的他們雖疲倦甚至傷痕纍纍卻依然燦爛的笑臉，為城市增添了一股感動的力量。如今，隨着湖北省疫情已趨於穩定，前來援助的各省醫療隊逐步撤離，口罩下的他們依然笑眼彎彎，眉飛色舞。此刻，我真想大喊出來：「你們笑起來真好看，像花朵開在最美的春天。」

心若向陽，無謂悲傷。微笑向暖，年華未央。正是這一張張笑臉，像一團團小火苗溫暖了這個乍暖還寒的春天。儘管，口罩還會伴隨我們一段時間，但它卻遮不住我們樂對苦難的笑臉，就像疫情再怎麼面目猙獰，也定然阻擋不了春天的到來。

生活在胡同

我的幼年和少年是在北京朝陽門外胡同裏度過的。那時我家住在雞市口三條，除上學外，我整天和小夥伴在胡同裏玩耍，夏天抓蜻蜓，冬天打冰出溜，有時玩得專注忘記吃飯，直到母親沿街喊我才回家。

我和小夥伴常在幾條胡同轉悠。雞市口一共有六條，都是不寬的胡同，胡同和胡同之間還有橫胡同，把這一片胡同連起來。我們出於好奇，曾買過冰壺兒，也挨家挨戶送過門神，這一片的胡同幾乎都讓我們走遍了。我懷念小時候，長大後還曾去朝陽門外探訪，發現那一帶的房子已經變成高樓，「雞市口」已改名為「吉祥里」。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曾到日本出差，發現東京也有不少胡同，吃驚不小。因為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北京有胡同，別的地方沒有。九十年代初到首爾，竟然也住在一條胡同裏。那時我們住的那條胡同很窄，車輛一方行駛還可以，如遇兩車交錯，一輛車只好停到稍稍退進去的住家門洞裏，讓對方的車輛駛過。不過住在那裏也很好，離開市區梨泰院很近，晚上有時間可以逛燈紅酒綠的市街，購買自己需要的東西。我在這條胡同裏住了三個月，就遷入位於明洞區的大使館正式館舍。

起初只知明洞是首爾有名



人生在線
延靜

的商業區，但住了一段才知道，明洞商業區，小街密如蜘蛛網，店舖一家挨一家，不僅有服裝店、鞋帽店、美容店，還有小吃店、咖啡店。實際是繁華的胡同。韓國人愛逛不用說，外國人採購也直奔這裏。小店的售貨員多是年輕的美女，會講英文、中文、日文，為外國購物者提供方便。明洞商業小街縱橫交錯，我在明洞館舍住了幾年，但逛明洞小街有時還要迷路。

在首爾住久了，琢磨出那裏胡同的特點，其一是沒有一條正南正北的路，都是橫七豎八的斜街，十分難認難找。我們初到漢城時，請了一位韓國司機，但外出時他沒有把握，幾乎每次途中都要下車問路。後來換了中國司機，外出就更困難，去生地兒乾脆先探一次路。其二是，首爾丘陵較多，有的胡同在山坡上，進出不方便，特別是冬天雪後路滑更是難走。還記得，俄羅斯大使官邸在一個小山坡上的胡同裏，我們費了很大勁才找到。也可能正是這個原因，首爾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朋友之間互相邀請，晚到三十分鐘視為正常，發請柬時附一張示意圖標明所在位置。

現在二十幾年過去，回想首爾，高樓大廈、車水馬龍固然難忘，但胡同小街給我留下的印象更深。



自由談
尹畫

「蒼朮三克，金銀花五克，陳皮三克，蘆根二克，桑葉二克，生黃芪十克」，新冠肺炎在美國蔓延後，定居加冠的同學自製了如上防疫藥包。面對一種新型病毒，多方渠道來防預或治療，都是積極應對的態度。相對西藥來說，中藥源自大自然。由於植物藥（根、莖、葉、果）佔中藥的大多數，所以有「諸藥以草為本」的說法，故中藥也稱為中草藥。非常時期，海外同胞似乎對老祖宗傳下的中草藥更有感情。

我對草藥卻知之不多。認識的第一款草藥應該是何首烏。少時讀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裏面有一句：「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着，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臃腫的根。有人說，何首烏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於是常常拔它起來，牽連不

斷地拔起來，也曾因此弄壞了泥牆，卻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塊根像人樣。」讀完這篇文章後我就記住了像人形的何首烏，不過當時僅止於認識名字而已。

宅家的時間雖不短，學門手藝可能沒那麼快，但是多學點知識總歸心中篤定。於是我讀了些有關疫情方面的書，也讀完了一本精選《本草綱目》。書裏有一章「草部」，專門寫到草藥。當歸、獨活、豆蔻、半夏……草藥之名，讀來唇齒留香，神秘清遠。植物如同人類，株株有株株的性味、功效，或可單獨成藥，或三三兩兩成藥。補完課後才知魯迅上述話中實則包含兩款草藥：何首烏，以及木蓮。木蓮也是一種草藥。真羨慕從前的孩子有大把機會親近草木，魯迅從小就在百草園裏玩，草木蟲鳥全是他的夥伴：呼蘭河邊的蕭紅，亦有玩不膩的後花園。如今時代變遷，科技進步，但孩子們也逐漸喪失了自然課堂，將來了解草藥的人恐越來越少了。

神住在哪裏？牠們的僕人——神父和牧師告訴人們：神住在天上。但我發現牠們可能就住在人間，至少，牠們的房子——教堂是在地球上。它們有的如皇家宮殿般華麗，有的如青年旅社般簡樸，而且人們可以隨時去拜訪。

每座教堂都是一個「凝固的神話」。在這些華麗或簡樸的建築中，既有神創造人的故事，也有人創造神的故事。那些石雕、石柱、馬賽克壁畫等等展示着思想和藝術的魅力。無論你是否神的信徒，都會被這美麗的宮殿迷倒。

諸神置辦房產最多的城市大概非羅馬莫屬。它是名副其實的「教堂之城」，有九百多座建於不同時期、屬於不同教派、採用不同藝術風格的教堂。那麼，作為一個遊客，應該從哪一座開始看呢？

如果你打算看一百座教堂，那就從離你酒店最近的那座開始吧。但如果你只看一座，那我會推薦聖彼得大教堂。它既是一座教堂，也是一座建築歷史和藝術的博物館。聖彼得大教堂是羅馬最大的教堂。雖然地處羅馬，但它的國籍不是意大利，而是梵蒂岡。這個城中之國在羅馬城中只擁有很小的一部分，全國面積不足半平方公里，一半國土是花園綠地。大教堂連廣場約佔全國總建築面積的二分之一，所以，它足以代表梵蒂岡的國家形象。

在全世界一百九十六個國家中，梵蒂岡是最小的。但作為天主教教廷的駐地，梵蒂岡是一個「超級大國」，是天主教世界的權力中心和精神中心。它的權威和影響力超出羅馬，越過意大利邊境，影響着全球十億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所以，在宗教世界中梵蒂岡是一個大國。

既然是「大國」，那麼就需要有一座與大國身份匹配的、能彰顯教皇權威的建築。這座建築就是聖彼得大教堂。它是全世界最大、最高和最豪華的天主教堂。它的大廳可容納兩萬人，教堂前的廣場可容納三十萬人。梵蒂岡的國民不足一千，常住人口約八百人，這麼大容量的教堂顯然不是僅為梵蒂岡一城居民所用。

大教堂始建於一五〇六年。當年，教皇國的領土範圍不僅梵蒂岡那半公里地，還包括羅馬及意大利的中部地區。在十五世紀末，教皇國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一五〇三年，雄心勃勃的儒略二世（Julius II）當選教皇。他一上任便立即推行復興教皇國

這種濕潤的。蘇東坡詩云：「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西湖的晴天、碧水、波光，自然是好，而雨天青山的迷蒙、蒼茫、若有若無，更是妙不可言。那在空中鋪展開來的霧氣，就如同一張宣紙，從霧氣中露出來的峰頂，看上去就像點了幾筆濃墨。有一年，我住在浙南的古村，下了整夜的雨，早晨起來，就看見霧氣籠罩村莊，向村外看，凝滯的霧氣之上，是濃黑的幾朵烏雲，仔細再看，那幾朵「烏雲」，原來是幾座墨色的山峰。雨霧與墨峰，恰似一幅水墨畫的濃與淡。

在戲曲和傳說裏，白娘子在西湖邂逅許仙，為了搭訕，就施法降雨。百年修得同船渡。船到碼頭，意猶未盡，白娘子就對小青使了個眼色，小青一揮手，袖起雨落，續起了差點斷掉的姻緣。也只有在江南，才會有這樣與雨有關的奇妙妙想吧。

走在江南的斜風細雨中，入眼即是唐詩和宋詞。在比雨滴還多的詩詞裏，我獨愛宋人王觀的《卜算子·送鮑浩然之浙東》：「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現代詩歌裏，尤喜戴望舒的《雨巷》，細雨蒙蒙中，詩人懷着落寞、惆悵的情緒，撐着油紙傘在悠長寂寞的小巷中踽踽獨行。這很容易使人產生代入感。其實，到了江南，在一個尋常的雨天、一個普通的巷子裏，不經意就會演繹出這種朦朧幽深的詩意。我就喜歡在雨巷中，不撐傘，慢慢走、緩緩看，從頭走到尾，從尾轉回頭，彷彿在刻意製造一場浪漫。

草藥之美

想起去年秋天回鄉探親，在博物苑裏看到一個「藥壇」，用籬笆圍出一塊面積不算小的地，種植了很多中草藥，每株草藥面前，都豎着塊牌子，介紹了草藥名、功效和產地。我第一次看到了何首烏，還有益母草、麥冬、留蘭香、萱草、石蒜……還有些我之壓根沒有聽說過名字的蜘蛛抱蛋、野葛、鴨兒芹、細辛、紫萼……籬笆外面，一位老師正領着一群小學生，在上美術課。孩子們拿着畫筆，臨摹着「藥壇」裏的藥，當時就覺得這種自然課堂真好，不但鍛煉了孩子的畫功，亦讓他們了解到草藥的基本知識。至少不再會輕視身邊的一株小草，也許你不經意的忽略，那恰是一株神奇的草藥，是泱泱中華五千年留下的瑰寶。

近日看到一則新聞，匈牙利開煮了大鍋中藥，免費提供給市民飲用，藥方來自張仲景的《小建中湯》並經過辨證，針對華人和歐洲人的體質不同各有加味。看到這一幕，不禁感慨幽幽草藥香，綿延深遠。



羅馬聖彼得大教堂
作者攝

此當大教堂把建築尺度放大了數倍之後，便產生了失真的現象。結果，它不但沒有顯得更高大，反而看上去比實際的高度矮了很多。十六世紀是宗教改革與反改革的拉鋸時期。改革之爭也反映在建築設計上。大教堂原先的設計採用了文藝復興風格，它被認為是世俗的人文主義戰勝了教權的蒙昧主義。不過，這個勝利未能走完全程。一五八五年，教皇思道五世（Sixtus V）繼位之後便把教堂改為巴洛克風格。他要利用這種華麗和誇張的藝術形式來對抗文藝復興思想和宗教改革。

另一個影響大局的變動是建築的平面。大教堂原先的設計是採用四翼相等的希臘十字形平面，圓頂屋頂位於十字的交點，因此無論建築的內部還是外觀，它都是視覺的中心。但到了一六〇五年，教皇保祿五世（Paul V）決定將建築平面改為拉丁十字形，加長西翼的中殿（Nave），以適合傳統的禮拜儀式。同時，中殿的高度和建築正立面的高度都隨之加高。

然而顧此失彼的是，這些變動使得圓頂屋頂在外部看上去變小、變矮了，大大減弱了建築的氣勢和藝術效果。這是因為中殿擴大拉長之後，圓頂屋頂相應地由中央位置退到了後面，喪失了視覺中心的位置。而且，加長、加高的中殿阻擋了人的觀賞視線，加上透視的偏差，導致圓頂屋頂看上去比實際的高度矮小了很多。這不單削弱了它的主導地位，而且顯得與建築的正立面不成比例。

雖然存在設計缺陷，但瑕不掩瑜，它的影響和複製品遍及歐美各地。它是集體創作的結晶：二十位教皇和九位建築師前赴後繼，完成了這個宏偉計劃。儘管教皇國最終未能擺脫瓦解的命運，但大教堂為它留下了一個「凝固的神話」和永恆的紀念碑。

事實上，大教堂的主體建築（不計圓頂屋頂）高達四十八米，相當於十六層樓房的高度。為什麼一座十六層高的建築在外觀上要設計成三層的樣子？

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要套用古典建築的既定模式，二是想用宏大超人的尺度來顯示神的偉大。然而，由於古典建築的比例和模數是按一般的、正常的房子設定的，因

了差點斷掉的姻緣。也只有在江南，才會有這樣與雨有關的奇妙妙想吧。

走在江南的斜風細雨中，入眼即是唐詩和宋詞。在比雨滴還多的詩詞裏，我獨愛宋人王觀的《卜算子·送鮑浩然之浙東》：「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現代詩歌裏，尤喜戴望舒的《雨巷》，細雨蒙蒙中，詩人懷着落寞、惆悵的情緒，撐着油紙傘在悠長寂寞的小巷中踽踽獨行。這很容易使人產生代入感。其實，到了江南，在一個尋常的雨天、一個普通的巷子裏，不經意就會演繹出這種朦朧幽深的詩意。我就喜歡在雨巷中，不撐傘，慢慢走、緩緩看，從頭走到尾，從尾轉回頭，彷彿在刻意製造一場浪漫。

想起去年秋天回鄉探親，在博物苑裏看到一個「藥壇」，用籬笆圍出一塊面積不算小的地，種植了很多中草藥，每株草藥面前，都豎着塊牌子，介紹了草藥名、功效和產地。我第一次看到了何首烏，還有益母草、麥冬、留蘭香、萱草、石蒜……還有些我之壓根沒有聽說過名字的蜘蛛抱蛋、野葛、鴨兒芹、細辛、紫萼……籬笆外面，一位老師正領着一群小學生，在上美術課。孩子們拿着畫筆，臨摹着「藥壇」裏的藥，當時就覺得這種自然課堂真好，不但鍛煉了孩子的畫功，亦讓他們了解到草藥的基本知識。至少不再會輕視身邊的一株小草，也許你不經意的忽略，那恰是一株神奇的草藥，是泱泱中華五千年留下的瑰寶。

近日看到一則新聞，匈牙利開煮了大鍋中藥，免費提供給市民飲用，藥方來自張仲景的《小建中湯》並經過辨證，針對華人和歐洲人的體質不同各有加味。看到這一幕，不禁感慨幽幽草藥香，綿延深遠。

凝固的神話



羅馬聖彼得大教堂
作者攝

此當大教堂把建築尺度放大了數倍之後，便產生了失真的現象。結果，它不但沒有顯得更高大，反而看上去比實際的高度矮了很多。十六世紀是宗教改革與反改革的拉鋸時期。改革之爭也反映在建築設計上。大教堂原先的設計採用了文藝復興風格，它被認為是世俗的人文主義戰勝了教權的蒙昧主義。不過，這個勝利未能走完全程。一五八五年，教皇思道五世（Sixtus V）繼位之後便把教堂改為巴洛克風格。他要利用這種華麗和誇張的藝術形式來對抗文藝復興思想和宗教改革。

另一個影響大局的變動是建築的平面。大教堂原先的設計是採用四翼相等的希臘十字形平面，圓頂屋頂位於十字的交點，因此無論建築的內部還是外觀，它都是視覺的中心。但到了一六〇五年，教皇保祿五世（Paul V）決定將建築平面改為拉丁十字形，加長西翼的中殿（Nave），以適合傳統的禮拜儀式。同時，中殿的高度和建築正立面的高度都隨之加高。

然而顧此失彼的是，這些變動使得圓頂屋頂在外部看上去變小、變矮了，大大減弱了建築的氣勢和藝術效果。這是因為中殿擴大拉長之後，圓頂屋頂相應地由中央位置退到了後面，喪失了視覺中心的位置。而且，加長、加高的中殿阻擋了人的觀賞視線，加上透視的偏差，導致圓頂屋頂看上去比實際的高度矮小了很多。這不單削弱了它的主導地位，而且顯得與建築的正立面不成比例。

雖然存在設計缺陷，但瑕不掩瑜，它的影響和複製品遍及歐美各地。它是集體創作的結晶：二十位教皇和九位建築師前赴後繼，完成了這個宏偉計劃。儘管教皇國最終未能擺脫瓦解的命運，但大教堂為它留下了一個「凝固的神話」和永恆的紀念碑。

事實上，大教堂的主體建築（不計圓頂屋頂）高達四十八米，相當於十六層樓房的高度。為什麼一座十六層高的建築在外觀上要設計成三層的樣子？

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要套用古典建築的既定模式，二是想用宏大超人的尺度來顯示神的偉大。然而，由於古典建築的比例和模數是按一般的、正常的房子設定的，因

濕漉漉的江南



繽紛華夏
姚文冬

江南是水做的。長江、運河、太湖，還有數不清的河流湖汊。水鄉古鎮星羅棋布，小橋、流水，烏篷船悠悠盪盪。青山綠野、名園古城，也都被水抱在懷裏。江河地上流，雨從天落，天與地的溝通，水是最直接的媒介。難怪，江南總是濕漉漉的。因了這溫潤潮濕，空氣富有彈性，細雨飄落，是一個彈跳的過程，植物的清香，也不是輕浮的，而是在空中閃轉騰挪。

印象中，好像每次去江南，都要淋上幾次雨。三月的江南，不比北方暖和多少，只是溫差小一些，也因此，草木不像北方的草木那樣能呼呼長睡，它們只是暫時打個盹，綠意警覺地掛在臉上。三月是江南的夢醒時分，梅花率先開了，青菜染綠田疇，油菜花成片或零星地點綴在房前屋後。衡量春天的標尺，溫度不是唯一。我其實，是喜歡江南